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三十七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二十七

沈慶之 孫昭略　子文季　弟子文秀 從父兄子攸之　攸之從孫僧昭

宗慤 從子夬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使其衆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

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四十未知名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太守伯符板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

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為建威將軍率衆助脩之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後為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武

以本號為雍州隨府西上征蠻寇慶有功還都復為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為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巳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犬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

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

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

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並飢乏自後稍出

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並移都下以為營戶二十七年

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

行無功彥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

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

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碻磝必走

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剋此二戍館穀弔人虎牢洛陽自
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
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為國譬如家耕
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
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
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碻磝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
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
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

之慶之諫乃止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絶死固碻磝慶之以為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並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戍碻磝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奔驛馳歸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黒石

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誘動羣蠻自淮汝間至江沔咸罹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荊雍並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孝武典籤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凶弒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

武泣求入内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是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内外處分府主簿顔竣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脣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黄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内外整辦時

皆謂神兵百姓欣悦衆軍既集假慶之爲武昌内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勸即大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説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之孝武踐阼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尋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鎮盱台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爲侍中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
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二衛
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
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南兖州刺史加
都督率衆討之誕遣客沈道慜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
刀慶之遣道慜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
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
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壍造攻道立行樓土山

幷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裴度徼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爵於是與柳元景並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卹吏五十人門施行馬

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為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為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閈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

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爲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匕筯及杅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

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

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梆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為歡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視諸沈

為劫首者數十人士悉患之慶之詭為置酒大會一時殺之於是合境肅清人皆喜悅廢帝狂悖無道衆勸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為侍中太尉及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渡江總統衆軍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閉清溪諸橋以絶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又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十是歲

且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癖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尺度無盈餘矣及死贈賻甚厚遺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轀輬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即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羣從姻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慶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

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樂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昭明弟昭略

昭略字茂隆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杖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已勝癡奈

何王約奈汝癡何昇明末為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賞之及即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上不欲違乃可其奏尋為中書郎累遷侍中王晏嘗戲昭略曰賢叔可謂吳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以卿為初蔭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為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

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邪昭略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為又絶吭而死時人歎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寛雅正直見知尤善塞及彈

恭在宋封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為黄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為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為南徐州帝就褚彦回求幹事人為上佐彦回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覺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元徽初自祕書監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

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初慶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恥齊國建為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彦回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武帝在東宫於玄圃宴朝臣文季數舉酒

勸彥回彥回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彥回經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彥回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武帝曰褚彥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彥回並善琵琶酒闌彥回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

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嶷又觧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彦回顔色無異終曲而止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善其對明帝輔政欲以文季為江州遣左右單景儁宣旨文季陳讓稱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儁還具言之延興元年以為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尚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為吳興僕射文季答

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建武二年魏軍南伐明帝以為憂制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百姓無所損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為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時事文季輒引以佗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置府史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員

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幾見害先被名便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返於華林省死年五十八朝野寃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謚曰忠憲公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宋前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說慶之以帝狂悖禍在難測欲因此衆力圖之慶之不從及行慶之果見殺又遣直閤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未至而明帝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與徐

州刺史薛安都並同子勛反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弟召之便歸命請罪即安本任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反文秀遣信引魏魏遣慕容白曜援之及至而文秀已受朝命文秀善於撫御被魏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為魏所尅終于北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為宋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業詣

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為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授南中郎府板長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為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時都下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璪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侍郎又

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矟事平當加厚賞為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閤與宋越譚金等並為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為之用命封東興縣侯明帝即位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白直閤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為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為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

駱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禀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為前鋒都督失夫人情攸之内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賊有乘勝

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諮方興推重幷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敗賊于赭圻尋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

囊米尋剋赭圻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顗復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衆而奔顗亦奔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斂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

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累遷郢州刺史為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事自强不息士庶畏憚人莫敢欺聞有猛獸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賦歛嚴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監豫司之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豫元年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藩同預顧命會巴

西人李承明反蜀土擾攘時荆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荆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荆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為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廪財悉充倉儲荆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沉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厢廊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

數百人皆一時絶貌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欲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言沈丞相送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撿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都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會休範平使乃還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閫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

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時有臺直閤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為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廳事前合馬矟道慶矟中攸之馬鞍怒索刃矟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高帝又保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

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怒有流矢集攸之馬鄣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剗斮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幷與齊高帝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裲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巳約誓又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

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帝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為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鱣頭林投州吏家此吏

嘗為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為怨役執鷹食既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苟昭先以家財葬攸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沉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在意由與城内婚姻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

攸之歎然意解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真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錄其母去泰真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是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為郢荊三州

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守弘達齊永明中卒於光祿大夫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乃投水死又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為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

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
邊公何為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
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
謂之為賊身本不斷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
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
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恵之聲而先戮
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
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

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廢帝之頊攸之欲起兵問之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也事敗責之答曰士為知己豈為君輩所識

遂伏誅攸之景和中與齊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歡好帝以長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並養之宮中恩禮甚厚及嫁皆得素舊公家營遣焉齊武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孫僧昭為義興公主後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黄巾衣褐醮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太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

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使實為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口皆殲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卒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年少問其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少文既高尚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而慤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為征北府主簿與慤同住綺妾與給吏牛泰私通綺入直而泰

潛來就綺妾慤知之入殺牛泰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不罪也後以補國上軍將軍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為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為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為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為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

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三十年孝武伐逆以慤為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及事平功次栁元景孝武即位以為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慤設粟飯菜葅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為慤長史帶梁郡

慤侍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慤聳躍數十左右顧盻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為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脚折不堪朝直以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武廟

庭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慈從子夬字明揚祖少文名列隱逸傳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夬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為驃騎行參軍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夬亦預焉齊鬱林之為南郡王居西州使夬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勅夬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為皇太孫夬仍管書記太孫即位多失德夬頗自疎得為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少

帝見誅舊寵多被其災唯夬與傅昭以清正免齊明帝以為郢州中從事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為荆州刺史引為别駕梁武帝起兵遷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唯夬與同郡樂藹劉坦為州人所推服故領軍蕭頴胄深相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叅掌大選天監三年卒子曜卿嗣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馳驅戎旅所在見推其戡難定功蓋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舉台

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豈易知也諸子才氣並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攸之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命年且逾十終從諸葛之蹤代德其有數乎宗慤氣概風雲竟成其志夬蹈履清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乾隆御覽之寶

南史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三十八至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馮士新

南史卷三十八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二十八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高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

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
寡言語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
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㑹荆州刺史江夏王
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
留乖意以為罔罔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
文帝見又知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歸懐
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為寇暴
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為武威將軍隨郡太

守及至廣設方畧斬獲數百郡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徙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貲谷魯方平薛安都龎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軍帥後軍外兵參軍龎季明三秦冠族求入長安招懷關陜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元景率軍係進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為諸軍聲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

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衆軍並造陝下列營以逼之並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為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安都

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竝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為糧運之計遣軍副柳元怙簡

步騎二千以赴陜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魏軍又
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竝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
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方於城西南列陣方
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
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卿言
是也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横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
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
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

殺之元景以為不可乃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時北略諸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諸軍乃自狐關度白楊嶺出于長州安都斷後宋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竝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還再出北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以為諮議參軍配萬人為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時

義軍船乘小陋處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劭僅以身免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為侍中領左衛將軍尋轉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

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
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孝武語其信曰臧冠軍
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
之及元景為雍州質慮其為荆州後患稱爪牙不宜遠
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為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
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
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後以為領南
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臧質義宣並反王元謨南據

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至由是剋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晉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為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大明三年為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改封巴東郡公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

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中書令
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
留衞都下孝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顔
師伯竝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
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劒二十人固辭班劒元景
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歎岸
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
公元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飢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

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將率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勲要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畆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孝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孝武崩義恭元景等竝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義陽等

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飲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憂懼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持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孝武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賜死次子

嗣宗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至是並遇禍
元景六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叔珍叔仁僧珍叔仁及
子姪在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嗣宗子
蓁並在孕獲全明帝即位贈太尉給班劒三十人羽葆
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元景從父兄元怙大明末同晉
安王子勛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祖弟光世留鄉里仕魏
為河北大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被誅光世南
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

死

世隆字彦緒元景弟子也父叔宗字雙驎位建威參軍事早卒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修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為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為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元景

為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太始初四方反叛世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為孔道存所敗衆散逃隱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閻並見縶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閻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為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後為太守洗馬與張緒王延之沈琰為君子之交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齊武帝為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懽齊高帝之

諶度廣陵也令武帝率衆同會都下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為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武帝將下都劉懷珍白高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舉世隆自代轉為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等以三萬人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等二萬

入次之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艮口據魯山攸之乗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州坐胡林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武帝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為變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為其内我為其外乃無憂耳至是武帝遣軍主桓敬陳胤叔苟元賔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

直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攸之大怒於是一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返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開門納之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軍旅大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繇緣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為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為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

紫卒高帝踐阼起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進爵爲公上手詔司徒褚彦回甚傷美之彦回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敦厲風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拜性愛涉獵啓高帝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别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

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遷護軍而衛軍王儉俯下官敬甚謹世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弘眷如王典何其見重如此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覩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争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為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荅曰司馬公所為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後授尚書左僕射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總督

代鑾衆軍仍為湘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以方畧討平之在州立邸興生為御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不問復入為尚書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瑣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左光祿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空班劒二十人謚曰忠武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

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所著𪋤經
袐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悦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
早卒謚曰恭世隆次子惔
惔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悦齊名王
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為尚書左僕射
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為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悦
及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
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預齊武烽火樓宴

帝善其詩謂豫章王嶷曰悏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遒
麗後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為荆州悏隨之鎮子響昵
近小人悏知將為禍稱疾還都及難作竟以得免累遷
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建武末為梁南秦二州刺
史及梁武帝起兵悏舉漢中以應梁武受命為太子詹
事加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悏祖道帝解茅土玉環
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
邪對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斁帝因勸之酒悏

時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戹酒邪罷會封曲江縣侯帝因宴為詩貽惔曰爾寔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帝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諸子何如惔曰罰不及嗣賞延于後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穆惔度量寛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愠甚重其婦頗成提帽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為惔妻賞敬稷每詣惔必先相問

夫人惔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得留目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昭位中書郎襲爵曲江侯

惔弟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隣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為表儀初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竝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惲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為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果善每歎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

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
彈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
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為太子洗馬父
憂去官著述先頌申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
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
驃騎從事中郎梁武帝至建業惲候謁石頭以為征東
府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高寬大之
義帝從之從為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

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惲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為詩云亭皋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惲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彫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祕書監右衛將軍再為吳興太守為政清静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初惲父世隆彈琴為士

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壺梟不絶停轝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疋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好奕棊使惲品定棊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

劣為碁品三卷惲為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
可求備具美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
十杖龜經性好醫術盡其精妙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
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
曰德唯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尚武帝女長城公
主拜駙馬都尉都亭侯位鄱陽内史卒子昐尚陳文帝
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即位以帝舅加散騎常
侍昐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為有司劾免卒於

家贈侍中中護軍后從祖弟莊清警有鑒識自眆卒後
太后宗屬唯莊為近兼素有名望深被恩禮位度支尚
書陳亡入隋為岐州司馬惲弟憕
憕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涉武帝舉兵至姑
熟憕與兄惲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憕與
諸人同憩逆旅食俱去行里餘憕曰寧我負人不人負
我若後有追堪憩此客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絶後追當
時服其善斷歷位給事黄門侍郎與琅邪王峻齊名俱

為中庶子時人號為方王後為鎮北始興王長史王移

鎮益州復請憕帝曰柳憕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為少王

臣王祈請數四不得已以為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

廉恪為政益部懷之憕弟忱

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竝疾忱不解帶經

年及居喪以毀聞仕齊為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

守劉山陽由荆州襲梁武帝于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

胄計未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及闡

文竝勸同武帝顈胄從之以忱為寧朔將軍累遷侍中
郢州平顈胄議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
本搖動人心不從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
論者以為見機及梁受命封州陵伯歷五兵尚書祕書
監散騎常侍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謚曰
穆忱凡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凡悏第三凡惲第四
凡憕及忱三兩年間四人迭為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
比子範嗣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内史慶遠仕齊
為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
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後為
襄陽令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紀惲
言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為
别駕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吾君乎因盡
誠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為謀主從軍東下身先
士卒武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

又何憂建康城平為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内甞夜火衆竝驚懼武帝時居宫中悉斂諸門鑰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為從事中郎武帝受禪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改封雲杜侯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矣始武帝為雍州慶遠為別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為逾於魏詠之累遷侍中領軍將軍給

扶出為雍州刺史慶遠重為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
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惠侯喪還都武帝親出
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
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
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子津字元舉雖之風華性甚强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
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
子詹事襲封雲杜侯侯景圍城既急帝召津問策對曰

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年城陷辛亥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身長八尺眉目踈朗初簡文帝為雍州刺史津為長史及簡文入居儲宮津亦得侍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人悉付之撫循故舊甚得衆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電威將軍陽泉縣侯中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黃門郎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濳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

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蔚雍司精卒與諸藩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相知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矟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神情傲佷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鞭策軍門

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忿歎怨隙遂成而仲禮常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汙辱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為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協景嘗登朱雀樓與之語遺以金環是後閉營不戰衆軍日固請皆憤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分如脫不守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及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

仲禮召諸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熟聞臺城陷乃沉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敬禮羊鵾仁王僧辯趙伯超竝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為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仲禮等入城竝先拜景

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既而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位餞於後渚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之事在將軍耳郢州巳西竝以相付及至江陵會岳陽王詧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為雍州刺史襲襄陽仲禮方覬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乃以別將夏侯强為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暠暠執魏戍人以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為竟陵太守副軍馬岫為安陸太守置孥於安陸而以

輕兵師于㴩頭將侵襄陽岳陽王詧告急于魏魏遣大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于㴩頭大敗幷弟子禮沒于魏魏相安定公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

仲禮弟敬禮少以勇烈聞麤暴無行檢恒畧賣人為百姓所苦故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度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頻戰甚著威名臺城陷與兄仲禮俱見景景遣仲禮經畧上流留敬禮質以為護軍將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

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

論曰柳元景行已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卒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也諸子門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

豈應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迹也

南史卷三十八

南史卷三十八考證

柳元景傳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遷○遷當係還字之訛

給班劒三十人○班監本訛斑今改正

柳惔傳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梁書無父子兄弟四字

柳惔弟惲傳唯與王暕陸果善○果應作杲

柳忱傳忱以巴峽未賓○峽梁書作硤誤

柳慶遠傳俄而水退○退梁書作過

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紀○梁書少紀字

柳仲禮弟敬禮傳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侯監本訛

係今改正又告之梁書作知而去之

南史卷三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三十九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二十九

殷孝祖 族子琰 劉勔 子悛 悛子孺 孺弟覽 覽弟遵

悛弟子苞 悛弟繪 繪子孝綽 孝綽子諒 孝綽弟潛 繪弟瑱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官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仕至

積射將軍前廢帝景和元年為兖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頴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命漏刻主上聖不淡辰夷凶翦暴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迷相扇搆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幸男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

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
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衆力
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
諸軍事御仗先有諸葛亮筩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
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時
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謨別悲不自勝
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
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

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

琰字敬珉孝祖族子也父道鸞宋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為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前廢帝永光元年累遷黄門侍郎出為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乃行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以休祐為荆州會晉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為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杜叔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無以

自立受制於叔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壍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罪勔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慾諳前世舊事事見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為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彥回並相與友善

劉劭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頵之位並郡守劭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為廣州增城令稍遷欝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為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劭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閤先是費沈伐陳擅不剋乃除劭龍驤將軍西江督護欝林太守劭既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前廢帝即位為屯騎校尉又入直閤明帝

即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逆四方響應勔以本官
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
反叛召勔還都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時琰
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勔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
撫將帥以寬厚為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
諸將並忿廣之貪冒勸勔以法裁之勔懽笑即解馬與
廣之及琰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庶感悅
咸曰來蘇還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縣侯遷右衛將

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勔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栖息聚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明帝臨崩顧命以為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巳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能免桂陽王休範為亂奄至建業加勔使持節鎮軍將軍置佐鎮扞石頭既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

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勔勔戰敗死之

事平贈司空謚曰昭公子悛

悛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

後為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帝同直殿內並為

宋明帝所親待由是與武帝款好悛本名忱宋明帝多

忌反語劉忱為臨讎改名悛馬齊武帝嘗至悛宅晝卧

覺悛自捧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

納稱此後遷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古江堤久廢悛

修朱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悛表其門閭悛强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僮在山中年垂百餘嵗南譙王義宣為荆州僮出謁至是又謁悛明帝崩表求奔赴救帶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萬人悛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動於大航戰死悛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動屍動屍項復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日不衣絮齊高

帝代勔為領軍素與勔善書譬悛殷勤抑勉建平王景素反高帝總衆悛初免喪高帝名悛及弟愃入省欲使領支軍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霸業初建悛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為廣州刺史襲爵鄱陽縣侯武帝自尋陽還遇悛讌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備父友之敬齊受禪國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勔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與運隆替不容復曆意

也初蒼梧廢髙帝集議中華門見悛謂曰君昨直邪悛曰僕昨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悛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在中華門荅我何其欲謝世事悛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勲非臣所及敢不以實仰荅遷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宫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屛風帷帳武帝即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悛父勔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為立碑記悛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勔碑拜敬涕泣於州下

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甑㽁山銅罍罇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惔宅宅盛修山池造甕牖武帝著鹿皮冠披惔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惔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惔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惔起拜謝累遷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

元四年奉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奥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

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歴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為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

事寢永明八年悛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畧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

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悛仍代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悛既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領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悛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戶尚書尋除正明帝立加領驍騎將

軍復故官駙馬都尉悛歷朝見恩遇高帝為鄱陽王鏘納悛妹為妃明帝又為晉安王寶義納悛女為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悛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悛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子

子孺字孝稚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毀瘠骨

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為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慍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為主簿恒與游宴賦詩大為約所嗟賞累遷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

就何事久逆回其見親愛如此遷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常侍左戶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為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人所稱入為侍中後復為吏部尚書母憂以毀卒諡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弟覽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常再恭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

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床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
號慟歐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
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
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
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為始興內
史居郡尤勵清節復為左丞卒官覽弟遵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為晉安王綱宣惠雲
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為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

自隨藩及在東宫以舊恩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内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玄黄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盖者三友此寔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

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
苞字孝嘗一字孟嘗㥶弟子也父愷位太子中庶子苞
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㥶繪等並顯
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
相似故心中悲耳因而歔欷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
兄相繼亡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
不資諸父奉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扇席温枕扠
父繪常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

自編緝箕篋盈滿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遷右軍功曹累遷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及從兄孝綽等並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及採菱調下筆即成天監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而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繪字士章悛弟也初為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為不亡也及豫章王嶷鎮江陵繪為鎮西外兵參軍以文

義見禮時琅邪王綱為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閤下自有二驥也性通悟出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賴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辯速後歷位中書郎掌詔誥敕助國子祭酒何佾撰修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為清綺而繪音采不贍麗雅

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為表言其事繪須臾便成嶷歎曰禰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敕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隆昌中兄悛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即位為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晊為湘州以繪為冠軍長史長沙內

史行湘州事寶晊妃悛女也寶晊愛其侍婢繒奪取其以啓聞寶晊以為恨與繒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服闋為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起兵朝廷以繒為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為之寒心繒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轉繒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殺城内遣繒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齎其首詣梁武帝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

子孝綽

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善草隷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梁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為歸沐詩贈任昉昉報

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懐秋作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託

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樂其

為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

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武帝時

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

於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

累遷祕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一

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後為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明

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太子文章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兼廷尉卿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貨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為廷尉携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中丞遣令

史劾奏之云携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為隱其惡改妹字為姝孝綽坐免官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訴到氏又寫别本封至東宫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孝綽免職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及武帝為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綽詩工即日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為餉者所訟左遷信威

臨賀王長史晚年忽忽不得志後為祕書監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大府卿沈僧旻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閒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傳誦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

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嵊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悱為晉安郡卒喪還建業妻為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勉本欲為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孝綽子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為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

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己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

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鎮襄陽引為安北功曹史及王為皇太子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為陽羨令甚有稱績後為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中

書郎累遷尚書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出為臨海太守時政網疏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為豫州內史侯景寇建業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為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孝儀為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

禮時人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以為尚書僕射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元帝宥之以為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初為安北晉安王法曹後為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至安陸卒第七弟孝先位武

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元帝以為

黄門郎遷侍中

瑱字士温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為當世

所稱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為當世

第一瑱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

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

真不别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日所寵姬共照鏡

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媪妳示妃妃視畢仍唾之因罵

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寵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瑱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論曰當太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自立孝祖覘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勔出征久撫所在流譽行己之節赴蹈為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悛至性過人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綽中冓為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南史卷三十九

南史卷三十九考證

殷琰傳司空褚彥回○監本缺褚字今增正

劉悛子孺傳字孝稚○孝一本作季今从梁書

劉孝綽弟潛傳第二兄孝熊○熊梁書作能

劉瑱傳寵姬亦被廢苦○寵一本作此

南史卷三十九考證